

編後語

想不到，已是第六次執筆寫編後語：《二十一世紀》滿周歲了。

從促進中國文化建設的長遠目標來看，一年，只不過是第一步罷了。然而，這一步跨度是否合適？方向是否正確？都還是值得反省的。七月間我們就近邀請了幾位編委和朋友座談評刊，討論歸納起來大致都是環繞着下列問題進行：作為綜合性的學術文化刊物，《二十一世紀》怎樣既能跨越專業樊籬，同時又保持學術水準？怎樣既能反映世界各地中國知識分子對學術文化的思考，又能維持它對環境迥異的廣大讀者的持久吸引力？不僅使讀者有閱讀的興趣，還有參加思考溝通的興趣？大家深感，要回答這些問題，作者、讀者和編者的溝通和長期努力是關鍵。當日的具體建議，有的立即可行，例如本期新設的「隨筆·觀察」欄便是。陳方正通過描述與巴黎畫家、非洲藝術品收藏家的交往，淡淡道出對東西方文化藝術異同的感受；張承志因成吉思汗陵地點尚待考證，發學術與做人之感慨。其實，學者們各自有獨特的生命體驗，寫下數百或兩三千字感言，輕鬆親切，給人以啟迪。我們切望本欄能得到更多作者支持。

本期「展望二十一世紀」欄的中心，是有關中國文化學術發展的問題。「百年中國」欄則以近現代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及命運為主。今年在夏威夷、巴黎、芝加哥等地的學術會議上，「民間社會」始終是熱門話題，本刊將陸續刊登有關內容的文章。本期石元康細緻地梳理了現代性、市民社會等概念，從而論證傳統的重本抑末思想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重要障礙。現代物理學是極深奧和最遠離常識的，楊振寧卻能從晶體、雪花、音樂、詩歌等大量對稱現象，揭示時空對稱的深刻性和美感。龐樸不同意單用「憂患」、或「樂感」來概括中國文化的特點，認為「憂樂圓融」才代表了中國人文精神的和諧、達觀的境界。

黃有光、楊小凱兩位面對大題目，用當代西方經濟學分析了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謬誤。著名學者傅高義，考察了廣東珠江三角洲與香港經濟相互促進、整合的優勢，認為只要開放政策不變，兩地的經濟前景都十分樂觀。